

第一篇 搬開阻礙夢想的石頭 巫石吉

夢想，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財富。勇敢做夢的人，在生命的銀行裡，預先開了許多幸福的帳戶。努力把夢想實現的人，就是這些帳戶存滿心靈的基金。一心要實現夢想的人，誰也擋不住他堅持的力量，除非，他自己先放棄，一碰到阻礙夢想的石頭，就投降！

在通往夢想的路上，會碰到阻礙行進的石頭。你必須想辦法，將它搬開。會擋在通往夢想路上的這些石頭，並不是別人設下的路障，而是自我設限的難關。

所謂的夢想，並非偶而做夢時才想一想的畫面，而是真心期待一定會實現的念頭。阻礙夢想第一顆最大的石頭是：不相信夢想。如果一開始就抱著「我看可能吧！」、「我哪有那麼好的運氣！」、「我恐怕是癡心妄想吧！」這些負面的想法，等於還沒正式踏上夢想之路，就將自己三振出局。

還有另一顆很大的石頭會阻礙夢——害怕實現夢想。有些人常把「我連想都不敢想！」這句話掛在嘴邊，這是很可惜的事。既然他自己都不敢想，老天當然也就懶得幫他的忙。反正需要好運氣的人太多了，實在不差他一個。更何況把好運給這種「連想都不敢想」的人，不是太浪費了嗎？

還有一種人稍微比較勇敢一些，不過好不到哪裡去。他有夢想，但是不敢實現夢想。怕美夢成真時太幸福了，承受不起。這種心態十分自卑，像一個沒有自信的灰姑娘，在歡樂繽紛的舞會中，巴望著十二點鐘到的時候，馬車趕快來接她，否則一旦變回原形，可就大事不妙。寧願幸福沒有出現；也不願在幸福面前出糗。很多人以為通往夢想的路上，會碰到什麼驚天動地的困難。其實，存在於自我內心這些小小的不安，才是最大的阻礙。

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，除非你自己，否則沒有人能真正為難你。擁有夢想的人，會比沒有夢想的人，更加堅強、更加勇敢、也更有力量。我們做每一件事情，都會碰到挫折。一心為了實現夢想而努力的人，根本沒有時間為挫折而難過。他們只會愈挫愈勇，從挫折中找到有助益的經驗，增加實現夢想的力量。

萊特兄弟為了實現飛行的夢想，不但冒著生命危險試飛，還要忍受世人的訕笑，歷經千辛萬苦之後，在一九〇三年才總算試飛成功。

第一篇

寫給秋天

羅蘭

儘管這裡是亞熱帶，但我仍從藍天白雲間讀到了你的消息。那藍天的明淨高爽，白雲的淺淺悠閒，依約仍有北方那金風乍起，白露初零的神韻。

一向，我欣仰你的安閒明澈，遠勝過春天的浮躁喧騰，自從讀小學的童年，我就深愛暑假過後，校園中野草深深的那份寧靜。夏的尾聲已近，你就在極度成熟蓊鬱的林木間，怡然的擁有了萬物。由那澄明萬里的長空，到穗實纍纍的秋禾，就都在你那飄逸的衣襟下安詳的找到了歸宿。接著，你用那黃菊、紅葉、征雁、秋蟲，一樣一樣的把宇宙點染上含蓄淡雅的秋色；於是木葉由綠而黃，而蕭蕭的飄落；蘆花飛白，楓木染赤，小室中枕簟生涼，再加上三日五日瀟瀟秋雨，那就連疏林野草間，都是秋聲了！

想你一定還記得你伴我渡過的那些複雜多變的歲月。那兩年，我在那寂寞的村學裡，打發淒苦無望的時刻，是你帶著哲學家的明悟來了解慰問我深藏在內心的悲涼。你讓我領略到寂寥中的寧靜，無望時的安閒；於是那許多唐人詩句都在你澄明的智慧引導之下，一一打入我稚弱善感的心扉。是你教會了我怎樣去利用寂寞無俚的時刻，發掘出生命的潛能，尋找到迷失的自我。

你一定也還記得，我們為你唱「紅葉為他遮煩惱，白雲為他掩悲哀」的那兩年愴涼的日子。情感上的磨折使我們覺察到人生有多少幻滅、有多少殘忍、有多少不忍卒說的悲哀！但是，紅葉白雲終於為我們沖淡了那膠著沉重的煩惱和憂鬱；如今時已過，境早遷，記憶中倒真的只殘留著當時和我共患難的那個女孩落寞的素臉。是「白雲如粉黛，紅葉如胭脂」，還是「粉黛如白雲，胭脂如紅葉」？那感傷落寞的心情如今早已消散無存！原來一切悲愁如加以詩情和智慧去塗染，都將成為深沉激動的美麗。你是曾如此有力的啟迪了我們，而我在逐漸沉穩的中年，始領悟到你真正的豁達與超然！

你接收了春的絢爛和夏的繁榮；你也接收了春的張狂和夏的任性，你接收了生命們從開始萌生、到穩健成熟，這期間的種種苦惱、掙扎、失望、焦慮、怨忿、和哀傷；你也容納了它們的歡樂、得意、勝利、收穫、和頌讚。

第三篇 何來錯誤的第一步 王溢嘉

M:

你說你不是在逃避選擇，而是怕走錯路，怕踏出錯誤的第一步…怕一著錯，就全盤皆輸。

的確，人生南北多歧路，我們很可能會走錯路，而必須慎乎始。

但所謂「選錯科系進錯行」或「走錯路」，往往是你走到路的終點時，發現自己一事無成，才懊悔自己當初「走錯」了。事實上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每一條路都有人走得非常成功…路本身沒有「錯」，問題端視你怎麼個走法。

李遠哲當初要上大學時，放棄了多少人夢寐以求的「保送台大醫科」這條黃金大道，而選擇台大化工系…大一時，又因看到化學館在晚上仍燈火通明，覺得化學系有濃厚的研究風氣，又毅然轉到化學系。

這樣的選擇，跟多數人背道而馳，也讓他父親捏一把冷汗。但今天，大家都說李遠哲走「對」了路。因為他以其傑出的成就向世人證明，一條原本被視為「不智」或「錯誤」的路，也可以變成「非常明智」、「非常正確」。

二十世紀的哲學大師維根斯坦，也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哲學這條路。他在德國讀的是機械工程，十九歲到英國專攻航空學，熱衷於飛機噴射反應推進器的設計。因為此項工作涉及純數學的問題，而使他對數學的哲學發生興趣，竟至於放棄航空工程，而選擇到劍橋大學改讀哲學。

但在研究哲學兩年後，他忽然跑到挪威，自己在鄉間蓋了一間茅屋，成為隱士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隱士變成了戰士，他自告奮勇地回到奧地利，加入陸軍當志願兵，轉戰各地四年，最後被敵軍俘虜，成為囚犯。

戰後，他又嚮往當個小學教師，而選擇進入師範學院就讀，然後在鄉下教了好幾年書，直到四十歲，才又回到劍橋大學，繼續他未完成的哲學「學業」。

今天，也沒有人敢說維根斯坦如此迂迴的人生抉擇是「危險」的，是在「蹉跎時光」，因為沒有幾個哲學家能有像他那樣輝煌的哲學成就。

這不只是「成敗論英雄」，而且是「成敗論對錯」，除了作奸犯科外，沒有一條路在起點處就標明著「對」或「錯」，它是你這個「行人」和其他「路人」在後來才

標上去的。

當然，在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時，我們應仔細考量各種因素，但你不必為是否踏出錯誤的第一步而擔心，而躊躇不前。因為第一步以後還有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。每一次的選擇雖然都是唯一的，但你不是只能做一次選擇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們因「系列性的選擇」而產生「系列性的自我」。重要的不是你今天做了什麼選擇，而是你今後為你的選擇做了什麼。